



JIANGHOUYING

江厚英

门前的皂荚树

记得小时候，我家是四间土墙草房，坐北朝南，前面有个土墙大院，南面是两间锅屋，在东院两侧是土墙。在东院墙外，紧挨墙根，有几个野枣树，刺刺拉拉的，结的枣子不大，肉少核大。到了秋天，枣子熟了，摘一粒枣子放进嘴里，鲜甜，那种舌尖上的感觉至今还在。在东院墙边，还自生了一棵歪脖子楝树，听大人说，这树木质好，日后长大了，可以做大板凳腿用。有槐树开的槐花吃起来甜丝丝的、朴树结的果子可以当枪子、棠梨树结的棠梨子、桑树结的桑葚酸酸甜甜的等等，但都没有太多印象，印象最深的，在锅屋的前面，有一大片菜地，离家很近，菜园的四周是低矮的土围墙，日子久了，围墙倒的倒，塌的塌了，到处是豁口子，那时的农村，家家都养有牲牲口口，为了防止鸡叨猪啃，再好也架不住牲畜糟蹋，就砍些扎刺把豁口堵上，在菜园边上，有棵皂荚树，我们叫它皂角树。

那树有两个杈，长得老高，树上长了好多锋利的尖刺。最有趣的是，那高高的皂荚树上，长了许多甲壳虫，那虫的身体有半个鸡蛋大小，深棕色的躯壳油光发亮，壳很硬，背上还长了两个翅膀。最好玩的是头顶上还长了一根有枝丫的角，形似于梅花鹿的犄角，不过，梅花鹿是两只犄角，而这虫是个独角，我们叫它“皂荚虫”。如果我们逮到一只，就找来一根妈妈纳鞋底用的细麻绳，拴住皂荚虫的犄角，牵着麻绳，高高举起来，像放风筝一样，在风力的牵引下，向前奔跑，那皂荚虫劲大，在空中展开翅膀飞了起来，翅膀还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特别有趣。有时，我们还把皂荚虫牵到学校去玩，就势在孩子们面前烧包一番，引起孩子们的一阵阵欢笑。

那皂荚树的树上长了好多尖刺，又粗又壮，锋利得很，戳人厉害。每到清明前，孩子们就扛着推网，三五结伴到塘里去推螺蛳，或者到河湾里摸螺蛳，那时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野生的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，根本不像现在，基本上都是饲养的。拣大的、品相好的要，把小的丑的甩掉，推了半花篮回来，将螺蛳倒进锅里焯一开，半熟就捞上来，装了满满一大脸盆子，然后，就地取材，从皂荚树上撇根刺当针用，坐下来挑螺蛳肉。那刺，又粗又长，既不要花钱买，又方便好用。一只手拿起一只螺蛳，另一只手捉住刺，先用刺拨开螺蛳头上的盖，然后用刺戳住螺蛳肉往上提，左手扶着，当螺蛳肉快要提出来时，大拇指往前一推，然后往外一撇，就把螺蛳肉与下面的肠子分离开了，螺蛳壳里只剩下半截肠子了。

那管子，生活比较困难，家里兄弟姐妹多。妈妈是个持家能手，为了生活，总是省吃俭用。买不起肥皂，妈妈就想到那棵皂荚树。到了秋天，皂荚树上挂满了弯弯的、又肥又厚的皂角，一串串的，像大扁豆一样，滴溜大挂的。每当家里要洗被单或衣物时，妈妈就找根大竹竿绑上镰刀，挎上大竹篮，到皂荚树下够皂角，妈妈在树上够，我们在树下捡，每次都能敲下满满两大花篮皂角。用棒槌将皂角捶碎，放进大脚盆里，然后烧上半锅热水，倒进盆里，用锅盖盖上，泡上好大功夫。妈妈再掀开锅盖看看，用手抄抄和和(huo huo)，那水清亮亮的，皂角泡的似乎有些发软，等到水面上冒出一些皂沫子出来，妈妈才把被单顶子、衣裳按进盆里，再泡上一时，妈妈就开始搓洗衣裳了。那皂角用处也多，不但用它洗衣服还用它洗头什么的，它的去污力到底如何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皂荚树的木质坚硬，还是做砧板的好材料。我在山区工作了二十多年，记得我刚工作不久，有个朋友在山里当村干部，他们村里放了棵皂荚树，他还特地送给我一个皂荚树砧板，用了好多年呢，我心里至今还念念不忘这件事。如今，在超市里买的砧板，大都是竹子压制而成的，即使标明是皂荚树的，也不是货真价实的，好起沫子，与皂荚树砧板是根本没法比的。

也不知是哪年哪月，那棵皂荚树被放掉了。以后，再也没有看见过皂荚树了。门前那棵皂荚树，已经成了童年里的一个美好回忆，镌刻在记忆深处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CHENGZHIYONG

程志勇

故乡的夏天

时令进入伏天，天气一改往日温和的脾气，日渐变得火热、强劲起来。于是，我的脑海里便情不自禁地忆起在故乡度过的夏日情形来。

在我的心中，故乡的夏天是一个五彩斑斓、摇曳生姿的瑰丽季节，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而令人怀念的。最使我难以忘怀的，还是故乡村口的那棵苍老葱郁的刺槐树。它，犹如我记忆深处的一片绿荫，托载起夏日里的乐趣。

记忆里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刺槐树下成了大家的饭场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。当太阳西沉，天边的落日只留下最后一抹余晖的时候，邻近的十几家，就像是约好了似的：大人端着一碗饭，一碟菜在前面走，小孩们端着碗，边走边吃，乐滋滋地跟在后面，从各家的大门里走出来，汇集在刺槐树下。于是，小孩的嬉闹声，大人责备小孩的呵斥声，妇女的喧笑声，大家的谦让声，就一齐从刺槐树下飞出来。

刺槐树下的饭场里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“共产主义”的。一个人的饭菜也就是大家的。大人们围坐在大石板旁，饭菜都放在石板上，一边聊天，一边品尝各家做出来的菜，看谁家做得香，味道好。当然，好吃的菜是大家消灭的第一个对象，而菜的主人也因此而感到莫大的光荣。

在刺槐树下度过的夏夜也是愉快的。暮色降临，辛劳了一天的人们提一桶清凉的井水往树下的泥地上一浇，只听“嘶”的一声，立刻就能闻到一种泥土

特有的“腥”味。地表酷热的暑气很快就被压了下去。随后，人们就纷纷将凉床摆到这干湿的泥土上。洗过澡后，村里的老老少少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在满天星辰的照耀下，伴着摇曳的晚风和萤火虫穿梭纷飞的身影，开始享受他们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光。男人们躺在用河水冲洗过的石板上，享受着习习的晚风，漫无边际地讲“三国”，说“水浒”，从街谈巷论、远近奇闻，谈到农作物的长势和收成……高兴时，还有人用粗犷的喉咙唱几段充满原野风味的小曲。女人们则聊着陈年往事和家里长短的新闻。夜深了人散了，有人卷一条被单，睡在光滑的石板上；也有人拿出一张竹席，用树枝撑起蚊帐，就地搭起了露天地铺。不一会，大家就鼾然睡去。此时只有蟋蟀们在一阵又一阵地演奏夏夜的曼妙之音，故乡的夜晚显得是那么静寂，那么舒坦和恬淡。

儿时的我最喜欢跟大人们一起挤在那里睡，仰望头上黑黝黝的刺槐树的影子，在神秘而恬静的气氛中伴着夜风温馨、或数星星，或辨认狮子星座和北斗的位置；面对那繁星点缀而又深邃、无垠的银河，遥想着鹊桥相会的传说，慢慢沉入梦乡。有时，早上醒来，清露润湿了头发，感到一阵凉飕飕的寒意……

时光流逝，光阴荏苒。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而今，身居斗室，尽受着空调带来的丝丝惬意，却再也没有了故乡夏日的无限情趣。遥望灯火阑珊，我便忆起故乡的夏日，惦念着刺槐树下的饭场和刺槐树下的淳朴的人们……

ZHOUHUAFENG

周华锋

《水浒》伴我行

“老不看三国，少不读水浒。”这句口头禅，从小就耳熟能详。但我恰恰年少时看了《水浒》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的家乡砀山农村同全国一样，生活单调，文化娱乐少，听有学问人“拉呱”是我幼时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和主要娱乐形式。而听本家大爷周从恩“拉呱”次数较多，也是从他那儿知道了并借读了《水浒》。《水浒》深深吸引着我，一天多我就囫圇吞枣地读了一遍。因为那时《水浒》是繁体版，许多的字不认识，只好前后顺着、猜着，大概意思还能明白。过去很长时间，《水浒》里的人物还在脑际萦绕。

“故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《水浒》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它不仅促使我少年习武、青年从军，还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世……

百善孝为先。离开家乡近30年了，但对父母的感情却愈来愈浓，愈加孝敬双亲，父母也因感受着子女的孝顺而甚感欣慰。《水浒》中宋江为父死而无怨之义孝，李逵为母怒杀四虎之敢孝，公孙胜功成请辞回家侍母之忠孝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所以，我把孝作为做人之根本，全心践行，竭力为之。

义是《水浒》之魂，贯穿全书。无论兄弟情义、社会道义，还是民族大义、国家忠义、人间正义，我都很景仰，并不时效仿。一些朋友说我义气、真诚，值得

交。朋友之词可能过誉，但讲述的事情却是真实的。在遵纪守法维护公序良俗的前提下，我坚守“不失足于人，不失色于人，不失口于人”，讲义重情，乐善好施。

孝以待亲，诚以待人，义字为先，用心做事，我独自或参与完成的多项工作也取得成功，所在单位和个人也屡获殊荣，我自忖这应该也是读《水浒》潜移默化的间接结果吧！

古人云：“百年诤几时，君子不可闲。”如今我也年近半百，年少结识《水浒传》，既有“初恋”的甜蜜迷蒙，也有青春萌动的豪情，是它牵引伴随着我成长，磕绊困顿中的静思，发奋向上时的砥砺，都已化作血脉里的点点滴滴，糅进岁月的长河。以后的日子，古典名著将继续伴我前行，陪我一生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，让您至今难忘；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，一直有迷途的冲动；或者，会有一件事，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，欢迎赐稿！版面有限，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：478702039@qq.com，有稿费的哟！